

胡萝卜须



[法]儒勒·列那尔 著
徐知免 译

如果大人能知道小孩子在想什么，爱与被爱的默契一定好过现在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胡萝卜须

[法] 儒勒·列那尔 著
徐知免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萝卜须 / (法) 列那尔 (Renard, J.) 著; 徐知免
译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9
ISBN 978-7-5399-6531-4

I. ①胡… II. ①列… ②徐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
篇小说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0857号

书 名 胡萝卜须

著 者 [法] 儒勒·列那尔

译 者 徐知免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策划编辑 徐 江

特约编辑 甘玉龙

文字校对 陈晓丹

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
插图作者 [法] F. 瓦洛东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三河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毫米×1280毫米 1/32

印 张 7.5

字 数 139千字

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6531-4

定 价 19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译者序

20 世纪 80 年代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译作《胡萝卜须》，实际上是本选集，收有法国作家儒勒·列那尔的三部作品，即《胡萝卜须》《自然纪事》和他的《日记》选篇。

1992 年夏天，老友王道乾从上海给我寄来一份剪报，这就是《文汇报读书周报》刊载的、施蛰存先生写的一篇短评，他的《杂览漫记》中的首篇，全文如此：

这本书不记得是谁所赠，在我书架上已有一年多了。
昨晚，枕边无书可看，才从架上抽出，看了小半本才放下入睡。

列那尔是法国十九世纪末期的文人。他写过散文、随笔、小说、剧本，但总的成就，只能说是一位散文家。他

在世只有四十七年，作品不多，但他的文章，在法国文学中，却是精品。从文字风格而论，他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文体家。

这个译本，是他三种著作的选译本。第一部分为《自然纪事》，选译了七十一篇记录自然界小动物的小品文，第一篇《形象的捕捉者》，大约就是全书的引言了。第二部分是《胡萝卜须》。说是小说，却没有故事；说是散文，却有一个中心人物。我想名之为小说体的散文。“胡萝卜须”是一个小孩的绰号，相当于中国的“萝卜头”。这本书，三十年代有过一个黎烈文的全译本，现在怕已找不到了。

第三部分是列那尔 1887 年至 1910 年之间的日记，选译的是与文学艺术有关的部分。这部日记，挺厚的三册，1934 年已有了英译本。我在一本英文刊物上看到一部分摘录，觉得很有趣味。当时我正在为天马书店编译《域外文人日记钞》，很想把这部日记也选译一部分编入，可是一时还无法买到，而交稿期已迫近，只好放弃，特地在“日记钞”的序言末尾提了一下，为访求日记文学的读者提供信息。至今已六十年了，才见到这三十多页的中文译本，只能说是“聊胜于无”了。

“一种现代意味的拉勃吕耶风格，这是最佳风格。”

“风格，就是说：忘记了一切风格。”

“梅里美可能是将来流传最久远的作家。他比任何人更

少使用描写、渲染，这种文笔中的陈套。未来属于文笔简炼、惜墨如金的作家。”

“我明天的句子是：主语、动词和谓语。”

拉勃吕耶是法国十七世纪作家，以文笔简炼著名。列那尔也主张文章以简净朴素为美。他不喜欢用各种修饰语，做长句子。从这里引用的四段日记中，可以看出他的文学倾向。我想，对我们今天的青年作家，可能有益。

“现实主义！现实主义！给我一个美好的现实，我将按照它的样子来写作。”

“我是一个为现实所苦的现实主义者。”

这两段日记，却使我吃惊。作者分明以为现实主义的作品，必须写美好的现实社会。因为他所见到的社会，并不美好，所以他苦恼了。这个想法是独特的，从来没有一位文学批评家规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必须写美好的现实。不过，列那尔这一观念，倒有些像是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的前奏。

由于这一文学因缘，我认识了这位文坛不老的老先生。我寄赠给他我的另一本著作，他回赠给我两本书，一本是他的《域外诗选》，另一本是他的挚友、诗人戴望舒的《戴望舒译诗集》。后来他来信说：“我刚从医院回家，体力大衰；有许多意见想和你谈，但乏力写长文，只好先复此柬，待秋凉后再奉函讨论。”

1994年秋，我因事去沪，即专程到他的北山施舍拜访他。老先生正在服药，仰面把一大撮药片吞了下去。他头戴一顶长长的软帽，颜面白皙，无须，肤色柔和，显得有些文弱。他高兴地提到他的年龄比巴金少一岁（按我国年龄传统计算方式他九十整寿）——后来我在一张报刊上看到，他对记者也曾这样说起过。我们一下子就谈到文学翻译，他说她早年在上海震旦大学读的法文，戴望舒与他同班，又问我以前在什么学校学习法文，我告诉他那是抗日战争时期，在当时迁去昆明的中法大学，施先生说抗战时他到过昆明，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书。我说：“云大与我们学校仅一墙之隔，当时怎么没有听说过你呢。”他说：“我于1939年回上海探亲，后来就没有再去那边。”

接着，话题转到《胡萝卜须》。

“你译的这本书，”他说，“我觉得，封面上只写《胡萝卜须》，不够。实际上里面还包含着《自然纪事》和《日记》，读者怎么知道呢。如果把三种书名都在封面上标明，那就一目了然。”

他很喜欢列那尔的《日记》，不但因为有趣，而且其中有许多关于写作的独特见解，是很有意思的。他觉得我选择得太少，应该多译些。另外，他要我多译些法国散文作品。谈话中还讲了一些其他什么，可惜现在我都不记得了。

施先生的北山书屋座落在一家邮局背后，二楼。我感到房间特别空旷；想必原有的书籍、家具都搬走了，现在才给我这样的感觉。我们坐在中间一张方桌旁边谈话。除此之外，只有靠南边窗子的一

张大书桌，上面堆放着许多书籍、文稿和药瓶——那是他每天工作的地方。施老年轻时是一位先锋小说家，在中国最早运用心理分析、意识流方法来写作，中年以后不得不放下创作，到大学任教，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，卓有成就。可贵的是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，至老不辍。这种精神令人弥足敬垂。

回到南京之后，我再次检读他的那篇短评，文章虽然简短，却十分缜密、周详，很能说明列那尔作品的特色和意义。我充分考虑了这些良好有益的想法，于是，在出版列那尔作品新的版本时做出调整：为了使书名和内容相吻合，决定将《胡萝卜须》《自然纪事》和《日记》三本书各自独立出版。

关与这本《胡萝卜须》，我的译本原来只有文字，缺少图画。谢谢我的同事陈君的女儿。她定居在法国格莱诺布尔，前不久回来探亲时为我带来了一本弗拉玛里翁书局的原版书，于是现在的这本书有了插图。这些“生动幽默的插图”^[1]确实给人们在阅读中增添了不少趣味和想象空间。插图作者是列那尔的一位年轻友人瓦洛东（F.Vallotton）

列那尔是一位文体家（styliste）。他的风格简练而冷隽，既不夸张，也不美化，对所记事物总是自然地、各具讽意地直接如实地描绘出来，不作道德论述、分析或冗长的议论。他推崇短文、短句，

[1] 诗人曾卓在《杂记与札记》中说：《胡萝卜须》是他少年时的读物中最喜欢的两本书之一，尤其是书中附有大量生动幽默的插图。（参见1991年7月3日《文汇报》）

反对长篇、长句；要求准确地用词，摒弃浮泛的、一般的套语，滥用的形容词。他所写小说介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与几乎无故事情节的作品之间。这正是在他之后现代法国小说存在的一种趋势。

徐知免

2013年8月，特热的长夏，于南京

目 录

Panda's Story



- 002 / 鸡
- 006 / 山 鹑
- 009 / 这只狗
- 013 / 梦 魔
- 016 / 对不起
- 019 / 尿 罐
- 025 / 兔
- 028 / 十字镐
- 031 / 猎 枪
- 036 / 鼯 鼠
- 038 / 苜 蓿
- 043 / 杯 子
- 047 / 一点面包
- 050 / 喇 叭

053 / 一绺头发

057 / 洗 澡

063 / 奥诺里娜

069 / 开水锅

074 / 没有说出来的话

076 / 阿珈特

080 / 干 活

084 / 盲 人

089 / 过 年

093 / 来 回

096 / 钢 笔

101 / 红脸蛋儿

112 / 虱 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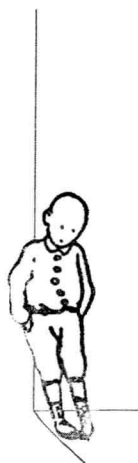
118 / 像布鲁特斯一样

123 / 胡萝卜须给勒皮克先生的信

和勒皮克先生给胡萝卜须的回信选辑

130 / 小 屋

133 / 猫



- 138 / 羊
- 143 / 教 父
- 147 / 泉 水
- 151 / 李 子
- 154 / 玛蒂尔德
- 159 / 银 箱
- 164 / 蝌 蚪
- 168 / 戏剧性的变化
- 172 / 打 猎
- 176 / 苍 蝇
- 179 / 第一只丘鹬
- 182 / 鱼 钩
- 187 / 银 币
- 195 / 个人的想法
- 200 / 风暴中的树叶
- 204 / 反 抗
- 209 / 最后的话
- 215 / 胡萝卜须的照相册

——给方泰克和芭伊*

* 方泰克是作者的儿子，芭伊是作者的女儿。

鸡

“我敢打赌，”勒皮克太太说，“奥诺里娜又忘记把鸡窝关上啦。”

可不是，人们只要从窗口一看，那边，那大院子尽头，鸡窝像个黑洞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来。

“费利克斯，是不是你去关一下？”勒皮克太太对她三个孩子中间最大的一个说。

“我可不是管鸡的。”费利克斯说，这孩子脸色苍白，没精打采的，胆子很小。

“那，你去，埃内斯蒂娜？”

“啊！我吗，妈妈，我害怕！”

大哥费利克斯和姐姐埃内斯蒂娜回答着，头连抬都不抬一下。他俩几乎额头碰着额头，都伏在桌上看书，兴趣正浓。

“唉，我多傻！”勒皮克太太说，“我刚才怎么不曾想到呢，胡萝卜须，去把鸡窝关上！”

她给她最小的孩子取了这么个好名字，因为这孩子的头发是赭红的，皮肤上有不少雀斑。胡萝卜须，这时正在桌子底下玩。他站起身来不好意思地说：

“妈妈，我，我也害怕。”

“怎么！”勒皮克太太答道，“这么大个的男孩子，还怕呢！开玩笑！给我快去！”

“大家都晓得的，他像山羊那样胆大。”姐姐埃内斯蒂娜说。

“他什么都不怕。”他大哥费利克斯说。

这些表扬的话使胡萝卜须感到挺自豪，反而觉得要是够不上格倒是个羞耻，他思想里已经在跟怯懦作斗争了。为了进一步激励他，他妈妈说要他再不去，就赏他个耳光。

“至少，点个火照照我。”他说。

勒皮克太太耸耸肩头，费利克斯轻蔑地笑了笑。还是埃内斯蒂娜可怜他，拿了支蜡烛陪着小弟弟走到回廊尽头。

“我在这儿等你。”她说。

一阵狂风吹得烛光直晃，灭了，她立即畏缩地逃了回去。

胡萝卜须两腿贴得紧紧的，寸步难移，在黑暗中直打哆嗦。夜那么黑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。有时刮起冷风，像一块冰毡似的，团团把他围住，几乎把他卷走。有多少狐狸，有多少恶狼，在他手指缝里，在他脸上吹气？最好还是一头朝估计是鸡窝的那边猛冲过去，冲破这片黑暗。他摸索着，终于抓住了鸡窝的门把手。那群鸡一听到孩子急急促促的脚步声，惊慌得骚动起来，在蹬架上咯咯直叫，胡萝卜须一边对着它们嚷嚷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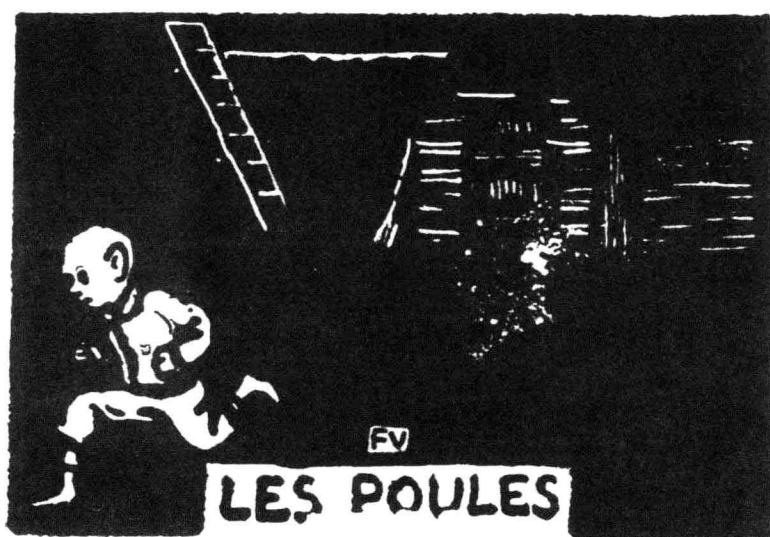
“别叫啦，是我！”

一边把门关上，胳膊啊，腿啊都像长上了翅膀似的，溜了回去。当他气喘吁吁地又回到又暖和又明亮的屋里时，他觉得非常自豪，仿佛他浑身沾满泥浆的湿衣服顿时变成了一身新装。他微笑着，骄傲地直挺挺地站着，等别人祝贺，好了，现在没有危险了，他眼睛紧盯着亲人们的面容，想从那里寻觅他们刚才为了他而焦灼不安的痕迹。

可是大哥费利克斯和姐姐埃内斯蒂娜仍然平静地在看他们的书，勒皮克太太用她那自然而平静的声调说道：

“胡萝卜须，以后你每天晚上去关鸡窝的门。”

POILDE CAROTTE



鸡